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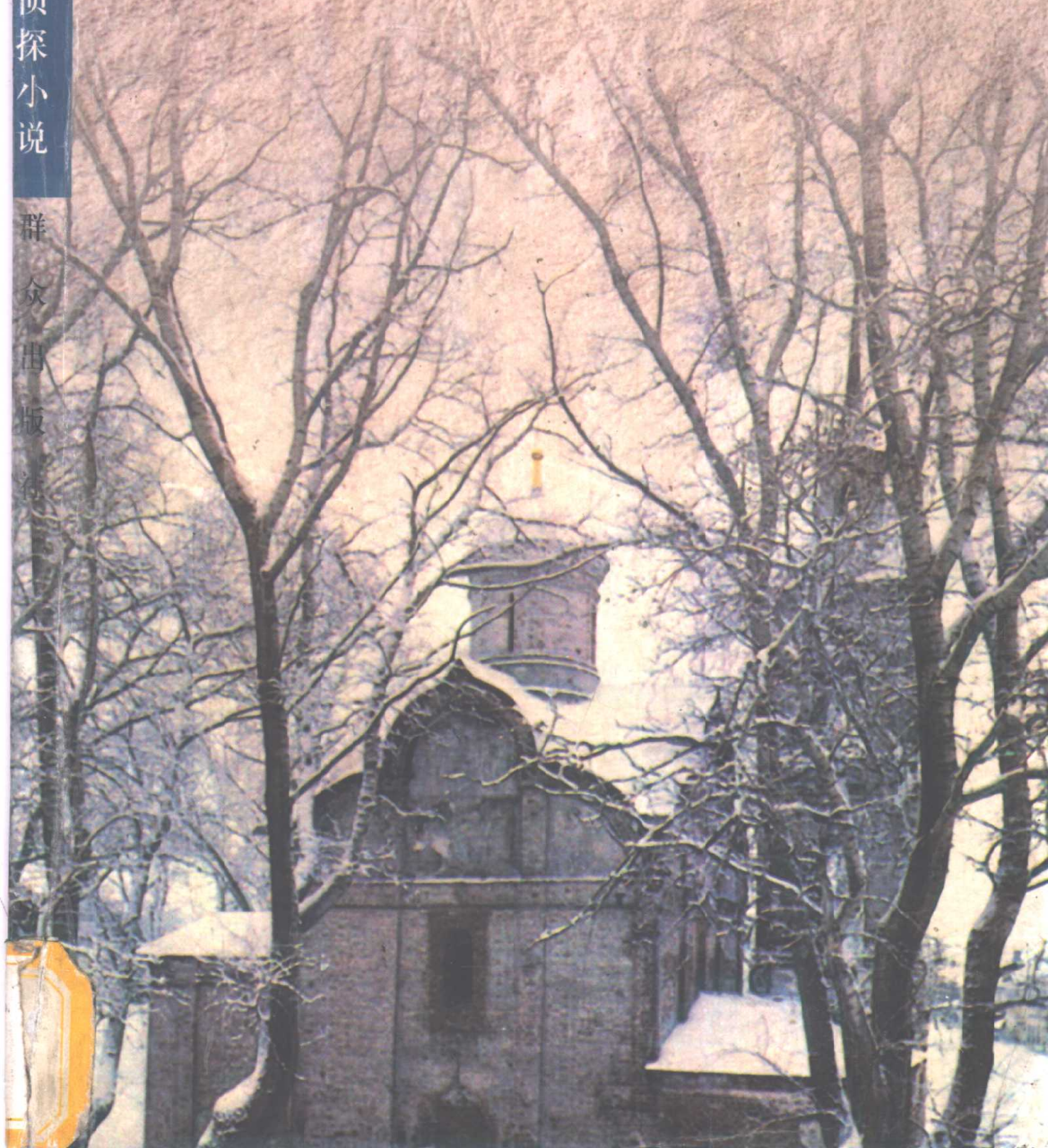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白墙一角

47.275

【苏】阿·阿达莫夫 © 著 陈铎 等 © 译

风靡一时的俄文侦探小说
群众出版社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白墙一角

【苏】阿·阿达莫夫 ◎ 著
陈铎 等 ◎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墙一角/(苏)阿达莫夫著;陈铎,陈新华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2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ISBN 7-5014-1641-9

I. 白… II. ①阿… ②陈… ③陈…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 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1772 号

版式设计:连生

白墙一角

(苏)阿·阿达莫夫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75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641-9/I · 650 定价:17.00 元

印数:0001—6000 册

序

凌 继 尧

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中的一种体裁。《苏联百科词典》把侦探小说定义为“描述破案过程的小说”。它起源于19世纪中期。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警察体制已经建立，出现了以破案为职业的侦探。于是，描写侦探活动的小说也就应运而生。

侦探小说在国外拥有广大的读者，在美国差不多占每年图书销售量的四分之一。侦探小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不仅仅由于它情节曲折、气氛紧张、具有消遣娱乐作用，也不仅仅由于它扶正压邪、惩恶扬善、具有道德教育作用，而且由于侦探小说的阅读行为是读者积极参与的一种共同创作行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不能像从一个水罐倒进另一个水罐的水一样，从作品转移到读者的头脑中。它得由读者本人再现和再造，这种再现和再造根据作品本身所给予的方向进行，但是最终结果取决于读者智力的、心灵的、精神的活动。侦探小说为读者和侦探提供了同样的案情线索和破案机会，所以，阅读侦探小说可以成为读者和侦探之间的一场智力竞赛。一位俄罗斯美学家指出：“面对同一部作品的两位读者，就像把各自的测深锤抛入海中的两位水手一样。每个人所能达到的深度，不超过测深锤的长度。”祝愿我们的读者像高明的水手那

样，把自己长长的测深锤抛入侦探文学的海洋中。

俄罗斯侦探小说既有侦探文学的特性，又有俄罗斯文学的共性。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在俄罗斯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大的国度里，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孕育出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不仅反映某些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而且揭示它们的审美意义，表现作家对它们的审美关系，通过对它们的评价确立审美理想。透过俄罗斯侦探小说，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俄罗斯的社会风貌和审美理想。

俄罗斯侦探小说既在世界侦探小说中、又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康熙皇帝于1708年下令创办俄罗斯文馆，培养俄语的口笔译人才。自1900年起，俄罗斯文学作品开始被译成中文，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部分侦探小说。但是，像群众出版社这样，制定周密的计划，遴选精品佳作，出版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这种可贵的尝试还很少见到。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外国侦探小说发展的新趋向。传统侦探小说具有自己固定的模式，其结构一般包括四部分：神秘的环境、严密的情节、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定的故事背景。现代侦探小说在结构上仍然恪守这种模式，然而在内容上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犯罪手段日益科技化、智能化，作案方式更加隐蔽，案犯流动性大，这些都增加了破案的难度。然而另一方面，这也为侦探提供了施展自己的大智大勇的更加广阔的舞台。

目 录

第一章	叔叔的最后一次问候	(1)
第二章	马卡雷奇不想同时追两只兔子	(37)
第三章	第二个“侄子”	(83)
第四章	夜间的猫都是灰猫	(158)
第五章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200)
第六章	神秘的尤索夫	(231)
第七章	“我同意第三次离婚!”	(279)

第一章 叔叔的最后一次问候

话筒里传来的声音使人感觉出奇的舒服，所以罗巴诺夫每次听到这个声音，便不由得想把公事公办的谈话延长下去。因为他很想知道，市立医院的这位病房女大夫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她大概还很年轻，每次和罗巴诺夫通话时，也不知为什么总是发窘和有点为难。当然，还露出一脸笑容，因为罗巴诺夫经常开玩笑。她之所以觉得为难，大概是因为她知道，罗巴诺夫是刑事侦查人员，而她又不能把他来电话的内容告诉她的病人谢苗诺夫。

确实，罗巴诺夫给女医生打电话的次数太多了，而且还总是因此责骂自己：“你怎么啦，还是十八岁吗？想打电话谈恋爱？”但随即又自我解嘲地反驳说：“少校同志，你根本不是在谈恋爱。怎能是谈恋爱呢？这是公务。只是谈公务而已。”同时，他又常常萌发要去医院亲眼看看情况进展得如何的想法。谢苗诺夫一痊愈就要加以逮捕，因为他与一桩危害很大的罪案——买卖毒品大麻膏——有牵连。这类毒品在本市一直不曾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的。从谢苗诺夫身上露出来的线索要小心追查，不能中断，顺藤摸瓜，一定要追到底。说实在的，这还不是底，只是个开头而已。通向这个谢苗诺夫的只是一根线索，并且不止有谢苗诺夫一个人，还有最危险的主犯，这一点是肯定的。不过目前只有通过这个谢苗诺夫才能查到这个主犯，因此如今必须对谢苗诺夫严加监视，尤其是此人目前正在医院治疗。

想到这里，罗巴诺夫中断了思路，苦笑了一下，对自己说：

“老兄，为了这一点你不必亲自去医院的。你就是身不在医院，也有一些人在医院按你的命令进行监视嘛。”

他迟疑地拿起话筒，拨了熟悉的电话号码。

“是娜塔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吗？早上好！还是罗巴诺夫打扰您了。今天我们的监护对象怎样了？”

“我希望他的精神不要那样紧张，因为精神紧张会妨碍早日复原的。”

“他怎能不紧张呢？他很快就要和你们分别了，每个人肯定都会紧张的。”

“哪儿的话。谁都想早日离开我们出院的。”

她的答话真够伶牙俐齿的！

“我可想象不出来，要身临其境才能体验到啊。您认为他什么时候才能接受这个打击呢？”

“大概两三天后吧。到那时他该完全复原了。”

“她露出笑容了，现在一定是露出笑容了。”罗巴诺夫心里这样想，但嘴里接着问道：

“这就是说，他起床到处走动了？”

“当然啦。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噢，是的，是的。”

罗巴诺夫很生自己的气，赶紧挂上电话不再谈下去，心里暗骂自己：“我真像个白痴。实际上就是个白痴。临老了还心血来潮想谈恋爱。”接着，却又没有来由地想道：“哪怕只用一只眼睛瞧瞧她长得怎么样也好。”

如果不久以前有人说他罗巴诺夫会产生这种孩子气的感情，他大概不会恼火，因为根本不值得为这种胡说八道动气。可是，要是现在有人知道他的心事就糟了。比如说，要是科尔舒诺夫知道了，尤其是格朗宁知道了就更糟糕了。这个谢尔盖·科尔舒诺夫肯定要当众起哄，而他只要看上科斯加·格朗宁一眼，就非找个

地缝钻进去不可。不过，这也是多余的想法。他们能猜到什么呢？他喜欢听某个人的嗓音！那又有什么？他也很爱听无线电里一些播音员的嗓音嘛。不过这个结论也不太有说服力。

通常在夜间睡不着的时候，或者在少有的休息日当中，他经常会想到自己是个交游广阔、快乐无忧和精力充沛的人。总的来说，他不蠢不笨，可就是当了个单身汉。当然，他和女人接触的机会很多，动心的情况也不少，可是到了要迈出最后决定性的一步时，他就要退缩和害怕了。

罗巴诺夫瞥了电话一眼，心想只要随手拿起话筒，拨了号码就可以听见……在女医生的嗓音中有种奇特的腔调，这一点大概换一个人是不会发现的，就好像每个人的耳朵和心灵都自成一体，特殊的嗓音只有特殊的耳朵能听得出来，而且会使听者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似乎透不过气来似的。

唉，这有点过线了，真是见鬼！罗巴诺夫不满地皱起眉头，伸手去拿放在桌面上的香烟。

这时，他那个寡言少语，身体挺得笔直的副手赫拉莫夫走进来了。罗巴诺夫警觉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对方能够明白他的想法似的。

赫拉莫夫简短冷静地报告说：“塔什干的答复来了，是努里曼诺夫答复的。谢苗诺夫确实在塔什干居住过和工作过三年，但是后来就失踪了。”

“在塔什干？这就对了。我希望再过两天谢苗诺夫将对我们讲得更详细点儿。再过两天，科里亚，你明白吗？”

赫拉莫夫拘谨地微笑了一下。

罗巴诺夫皱起淡黄色的眉毛，带笑的圆面庞现出了担心的神色，他继续说下去：“看来，目前必须做到一点，那就是要把他和外界的影响……绝对隔离。瓦洛佳在班上吗？”

“在。”

“那就是说，谢苗诺夫在市内的联系都切断了。他的妹妹来探视他没有？”

“没有。”

“两个月之内一次都没来过？！他们的关系不错，甚至很好啊。这就怪了……”罗巴诺夫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来。

“他的外甥女来过两三次，带着东西来给他。昨天还来过。”

“那她见到谢苗诺夫了没有？”

“没有。”

“有没有检查过她带去给他的东西？”

“当然有，是扎特金检查的。”

“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赫拉莫夫惊异的看了罗巴诺夫一眼，回答道：“没有问题。”

“是的，是的，扎特金汇报过了。”罗巴诺夫为自己的忘性而感到恼火，摆了摆手，接着想了一想，又问道：“那个外甥女是什么人？”

“是中學生，上九年级。是个少言寡语的女孩。我见过的。”

“唔……那个当妈的好像过得……挺开心的，是吗？”

“是的。”

“那个女儿在哪个学校上学？”

“在十四中。”停了一小会儿，赫拉莫夫又添上一句：“我的儿子托利卡也上这个学校。”

“可你的儿子才上小学三年级啊。”

“是的。”

“噢，你的儿子是个挺逗的小家伙。”罗巴诺夫笑着摇摇头来，“昨天我碰到他了。可真是个挺逗的小家伙。”他又重复了这几个字。

“他是刚放学出校门吗？”

“是的。他对我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我问他：‘喂，老兄，学

习得怎样?’他说:‘唉,不怎么样!我听课不专心,尽走神。’
‘你和谁同座呀?’他说:‘唉,和一个丫头片子。’我又问:‘怎么,你瞧不起女生吗?’你瞧,他就跟我说:‘那些丫头片子都不守校规,连校服规定的围裙都不穿。您说,是不是不守校规?’”说到这里,罗巴诺夫大笑起来。

赫拉莫夫摇起头来,忧心忡忡地说:“他看书看得太多了。还不知道下回会说出什么话来。”

“是啊,成了个小大人了。”罗巴诺夫笑着表示同意,然后又加上两句:“有些小丫头确实不守校规。这一点是要注意的。他妹妹姓什么?”

赫拉莫夫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了,他像平常一样干干巴巴地回答道:“斯图科娃·尼涅里·达尼罗芙娜。”

“那她在塔什干住过没有?”

“可以了解一下。”

“应该了解。”罗巴诺夫纠正他的话说,“还有她是什么时候搬来博尔斯克的,他的丈夫在什么地方。总之,全都要了解。他们的女儿叫什么来着?”

“瓦连金娜。”

“父称呢?”

“我们去打听清楚。”

“这就对了。有备无患……懂吗?”

“是。”

“可以和他共事。”罗巴诺夫这样想。突然他想象到赫拉莫夫一家坐下来吃早饭的情景,因为他认识这家人,也认识他们家的奶奶。他还认识赫拉莫夫身材匀称、相貌漂亮的妻子吉娜,她是市立剧院的服装设计师,所有的男人都很欣赏她,因为她只是爱她那个少言寡语的尼古拉·赫拉莫夫。虽然有一次……是的,一切都是发生在这个家里,而且她隐忍挺住了。尼古拉在这桩事里

据说也处理得恰如其分。家庭保住了，一切都似乎保持原状。生活绕过漩涡和险滩继续向前流去。罗巴诺夫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突然想道，大概他自己也会忍受一切，保住一切的。

“那我走了。”赫拉莫夫说。

罗巴诺夫点了一下头作答。

当罗巴诺夫只有自己一个人留下时，便心不在焉地整理要他签署的文件，可是怎么也不能集中精神。他恼火地离开办公桌，在不大的办公室里踱起步来——从靠近办公室门摆着的那张坐瘪了的沙发踱到放在桌后的和安乐椅并排的保险箱那里，然后又踱向窗前。

外面已是悄悄降临的春天了。夜间下的雪湿漉漉的，像返潮的白糖一般还铺在屋顶上、房檐上、院子里和枯枝上，不过路面布满了崎岖不平的辙印，汽车和无轨电车的轮下飞溅出肮脏的泥污。人行道上的雪被踩平了，变成一片泥浆。在料峭的空气中，房子的外壁渗着一片潮气。春天到了，是本市的又一个春天……

罗巴诺夫又回到办公桌前，好像要摆脱什么似的，开始专心致志地处理文件，兀自奇怪自己的办公室居然有这样安静的时刻，不知为什么没有人闯进来，电话铃声也不响，也没有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和令人头疼的情况。

可就在这时，似乎要改变这种少有的死气沉沉的情况，瓦洛佳·扎特金没敲门便闯进来了。他的大衣敞着怀，细脖子上搭着围巾，手上拿着新帽子，满脸通红。他刚一关上身后的门就走到办公桌前，大口喘气，十分激动地说：“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他们开始行动了……瞧！”说着就把一份电报扔到桌上。“我们是经检察长批准……没收了谢苗诺夫的邮件……”他好像辩解似地说道，仍然没能喘息过来，“您瞧瞧，这就是那封电报。”

“我自己也看到这是一封电报。”罗巴诺夫微笑着说，“你坐下吧。”

“您看一看电文吧！我这就坐下。”扎特金说着便重重地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罗巴诺夫打开电报，看见以下电文：“十六号晚到，接。叔。”

“这样……结果是我们等到了。”罗巴诺夫抬起那双带着深思神情的眼睛看着扎特金说，“十六号，那就是明天喽。”

“您看见了吗？电报是从塔什干发出的。”扎特金匆匆报告说，“塔什干开来的火车隔一天到。明天就要到了。过四十八个小时正好是晚上。是二十一点三十分。”

“从那里来的飞机可能也是晚上到的。”

“上次他们是坐火车的。”

“就是嘛。别把他们当成傻瓜。你等等。”

罗巴诺夫给赫拉莫夫打了个电话。

五分钟之后，全体工作人员都集合在办公室了。这时扎特金已经打听清楚，每晚二十点整确实都有班机从塔什干飞抵本市，不过早上也有班机到达。既然电报上指明是晚上到，这就肯定是晚上到达的火车了。不过早上原来也有火车到，也是从塔什干开来博尔斯卡的，只是要转车。有个同仁也指出了这列车。

“总之，谢苗诺夫不去我们是接不到人的。”罗巴诺夫下结论说，“但愿大夫们明天能把他借给我们一个钟头。”这时他不由得想起那位能把谢苗诺夫“出借”的女大夫，他的嗓音轻微地抖了一下，但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对此有所察觉。

会中决定，第二天早上就在医院和谢苗诺夫谈话，自然是由罗巴诺夫本人与之谈话。这次谈话极端重要，因为许多问题都要取决于这次谈话的结果。谢苗诺夫可能装作答应协助，但是去了车站之后又说没看见来人，因为几个来人当然不会主动走上前去。这样一来线索从此以后就断了，再也不会有人去跟谢苗诺夫联络接头了。

赫拉莫夫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的任务是当晚之前尽量搜集有

关谢苗诺夫的全部新材料，而扎特金的任务是去检查谢苗诺夫的妹妹和外甥女。

罗巴诺夫对扎特金说：“对了，要检查一下，他妹妹这些日子有没有收到塔什干来的信息，比如书信，电报之类的。到处都要好好检查。明白吗？”

“明白。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扎特金迫不及待地回答道，“我这就走，可以吗？”

“大家都可以走了。赫拉莫夫，你等一下。”

当大家都走了，只剩下罗巴诺夫和赫拉莫夫两个人的时候，罗巴诺夫抽起烟来说：“咱们再来把情况分析清楚。一月份谢苗诺夫头一次接到装着大麻膏的箱子。是两个人运来的。其中一个人叫做伊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不详。看样子是个乌兹别克人。这两个人看来是从塔什干来的，因为火车是从那边来的，电报现在也是从塔什干发的，这都对上了。我们没找到那两个人，但是也没收到箱子。谢苗诺夫把没有送出去的大麻膏交给扒手先卡拿到市场去卖。你记得吗？”

赫拉莫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先卡除了谢苗诺夫之外谁也不认识。”罗巴诺夫靠到安乐椅的靠背上，慢慢地吸着烟，继续说下去：“这就是说，从塔什干伸到我们市的线头只有谢苗诺夫一个人了。现在情况都明白了吧，啊？”

“是的。”一直认真听着的赫拉莫夫同意说。

“明天很可能也是那两个人来。不过认识他们的也许不止谢苗诺夫，还有塔玛拉，也就是谢苗诺夫以前的女朋友。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呢？”

“可她被判刑了。现在已经在劳改营关着了。是前些日子送去的。”赫拉莫夫摇着头回答说。

“是的。”罗巴诺夫也是这样认为，“更可能换了她不认识，而

谢苗诺夫认识的人来。所以只有谢苗诺夫一个人能去。情况就是如此。”

“那今天就要和医生谈妥。”赫拉莫夫接着说，“得找个谈话的地方。是不是去医院一趟呢？”

“你认识那个女医生吗？”

“认识。”

“唔……她是怎样的人？”

“是个漂亮女人。”赫拉莫夫无动于衷地说。“而且很年轻。”赫拉莫夫又补上一句，也不知是对这个女医生表示不满意还是有所怀疑。

于是罗巴诺夫问道：“那么是不是就去谈呢？你去还是我去？”

赫拉莫夫有点惊奇地看着罗巴诺夫，因为他还没见过这位干练而有主意的首长对这种简单的问题有过拿不准的情况。罗巴诺夫看到他惊奇的眼神，便皱起眉头说：“我们这就和她谈妥。”说着便匆匆拿起电话筒，好像要驱散自己一刹那的发窘心情，拨了要打的电话号码。

开头来接电话的是另外一个人，不过只过了一小会儿便响起了那个熟悉的噪音。

“娜塔利娅·米哈伊洛夫娜，真是十分对不起，罗巴诺夫又来麻烦您了。”罗巴诺夫高声地，过分高声地对着话筒说，而且还瞥了一眼无动于衷在抽着烟的赫拉莫夫，“情况有了些变化。我想和你们见见面。是的……总之，见见面。”他前言不接后语而且很生自己的气地说。

“是要和我还是和病人见面呀？”

罗巴诺夫心里想：“她又露出笑容了。当然是又露出笑容了。”接着便回答说：“先和您见面，明天再和他见面。”

“那您来吧。不过要四点以前来，行吗？”

“我尽量吧。不过您……这么早下班吗？”

“不是。我一般是六点钟下班。可是今天……我得去幼儿园接儿子。”

“我明白，我明白。”罗巴诺夫赶紧回答道，“那是当然喽。”

他赶紧放下话筒，心里觉得有一种不曾体验过的苦涩，而且怀着仇恨的心情想：“是啊，大家都有儿子，这很正常。”这时，他对赫拉莫夫说：“要去幼儿园接儿子呢。”

“是谁去？”赫拉莫夫没有立刻明白是讲谁，“是大夫吗？”

“当然不是我了。”罗巴诺夫这样顶了一句，心里不由自主地想道：“我倒是十分乐意去幼儿园接儿子，可就不知道我会有个怎样的儿子。”他立即驱散这种不合时宜地冒出来的想法，就事论事地加上一句：“她叫我们四点以前去。”接着又看了看表，“现在已经是差三刻两点了。”

就在这时，内线电话响了，罗巴诺夫赶紧拿起话筒说：“是我，政委同志。我准时到。”

“过半小时我要去他那儿开会。”罗巴诺夫怀着莫名其妙的轻松感对赫拉莫夫说，“那你就一个人去医院吧。了解一下这个谢苗诺夫表现如何，我们明天什么时候到医院，在哪儿谈话好一点，明天晚上可不可以把他带出来一个钟头。或者不，别说是明天晚上，只是问一下……”

赫拉莫夫终于走了，心里为首长少有的紧张感到奇怪，不过他只是把他的紧张解释为明天要解决重大的任务。赫拉莫夫走后，罗巴诺夫立即把桌上的文件收进保险柜里，再看看表，便走去找值班员，对值班员说：“给我挂莫斯科的特别刑事处，找科尔舒诺夫。快！”

莫斯科的电话几乎立即就挂通了，又过了一小会儿科尔舒诺夫就来接电话了。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科尔舒诺夫大笑起来，“我正打算给你去电话。有什么新闻啊，老兄？没事你是不会给我来电话的。”

“收到‘叔叔’转来的问候。明晚我们就要抓‘侄子’们了。可是在这之前……”

科尔舒诺夫认真地听着，不中断对方的话，也不提问题，让人家把话说完，这也是对方所希望的。他甚至还慢一点才作答，看罗巴诺夫还有什么忘了说的，只是稍后才说：“那好吧，老兄，咱们就抓新的案件，非常严重的案件。是到去找那个‘叔叔’的时候了，要不然我们总是错过那些‘侄子’。可我觉得你有点过分紧张。你那边还出了什么事呀？”

罗巴诺夫发窘地清了清嗓子。可真是的！自己周围的人什么也没有发现，可这个远在莫斯科的人却觉察到了。

“按照您的指示，我拿定主意结婚了。”罗巴诺夫粗鲁地开玩笑说，“可对方不同意。”

出乎意料之外，科尔舒诺夫没有理睬这开玩笑的话。

“这就明白了。”科尔舒诺夫简单地答了一句，便把话题转回谢苗诺夫身上：“随时让我了解全部进程。这个案件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老兄。”

罗巴诺夫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听详尽的细节。科尔舒诺夫是不是知道一些他罗巴诺夫还不了解的事情呢？可是不得不挂电话了，因为政委已经在开会了。

“这么说，我们开始办新案了。”罗巴诺夫一边心里想，一边在办公室踱步。突然他想起小时候看过一本书中早已忘却的一句话：“又走上战争的道路”。

早上下起雨来，是今年的头一场雨，是令人感到心情压抑的阴冷的毛毛细雨。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阴郁讨厌。灰色的天空压着似乎也是灰蒙蒙的房屋，街心公园光秃秃的树木仿佛有些垂头丧气，脚下是肮脏的积雪。

罗巴诺夫满怀怒气、一脸惶忪地起来到医院。头一天他们在